#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玄一

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魏扶風太守幹子舉秀才除郎中歷安東衞軍參軍轉溫令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晉國建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遷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遷侍中免尋拜御史中丞遷太僕轉司隸校尉免卒謚曰剛追封淸泉侯有傅子百二十卷集五十卷（案張溥本有諸官病奏一篇出通典十九驗即陳要務疏之第一段不煩重出張本又有馬鈞序及白帢婦人服皆傅子文今別輯傅子四卷附後）

風賦

嘉太極之開元美天地之定位樂雷風之相薄悅山澤之通氣（御覽一）

喜霽賦

喜陰霖之既霽嘉良辰之肇晴悅氛霍之潛匿兮樂天鑒之孔明行潦歸于百川兮七氣徹于天庭東風穆而扇路重陽昇其舒靈去湮沒之憂患卽通塗之敞平釋昏墊之蒙昧覩日月之光榮若幽龍之出泉兮超飛躍乎太清昔唐帝之欽明兮遘洪水之巨害在殷湯之盛時兮亢炎旱曰歷歲伊我后之神聖兮敷皇道曰居帝雖風雨之失度兮且嘉穀之無敗咸調暢曰茲茂兮天人穆其交泰命怡樂之吐和兮播仁風于無外 初學記二 藝文類聚八

陽春賦

虛心定乎昏中龍星正乎春辰嘉句芒之統時宣太皞之威神素冰解而泰液洽玄獺祭而鴈北征乾坤絪緼沖氣穆清幽蟄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萍桃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曄而曜野兮煒芬葩而揚英鶬鶊營巢于高樹兮燕銜泥于廣庭覩戴勝之止桑兮聆布穀之晨鳴樂仁化之普宴兮異饑隼之變形習習谷

風洋洋綠泉丹霞橫嶺文虹竟天藝文類聚三初學記一又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作丹霞蔽景

生氣方盛九陽奮發初學記三

述夏賦

四月惟夏運臻正陽和氣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清徵泛于琴瑟朱鳥感于炎荒鹿解角于中野草木蔚其條長鳳皇昇而王者秀龍辰中而螢火翔藝文類聚三初學記三御覽二十三

大寒賦

五行倏而競騖兮四節紛而電逝諒暑往而寒來十二月而成歲日月會于析木兮重陰悽而增肅在中冬之大寒兮迅季旬而逾邁彩虹藏于虛廓兮鱗介潛而長伏若乃天地凝冽庶極氣否嚴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咽而不流兮冰凍合于四海扶木憔悴于暘谷若華零落于濛汜云云藝文類聚三北堂書鈔一百五

十六初學記三

元日朝會賦

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攷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晉志宋志作典執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于是先期戒事、眾官允敕、萬國咸享、各已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前三朝之夜中、庭燎晃已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俛而察之、如亢燭龍而照玄方、仰而觀焉、若披丹霞而鑒九陽、已上八句從藝文類聚御覽二十九補閶闔闢、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巖嵯峨已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口口口口口口口乘羽蓋之葳蕤、此句從書鈔二十九一百三十四補相者從容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人齊列、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束帛戔戔、羔鴈邕邕、獻贄奉璋、入肅其容、六鐘隱其駭奮、鼓吹作乎雲中、二句從御覽二十九補流蘇粲粲、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槙摻、四句從御覽三百五十二補又書鈔一百三十四引華蓋重陰一語是時

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㠯聽朝，平權衡，平概矢，緊司百辟，進阼納觴，皇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讌，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嘒嘒笙簧，搏拊琴瑟，㠯詠先皇，雅歌內暢，頌聲外揚。初學記十四又二十五藝文類聚四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一御覽二十九三百五十二五百三十九

跱鳳虎之二樽，清酤皆㠯停淵。御覽七百六十一

猛虡化其高驤，樹羽熠㠯紛華。書鈔一百十一

辟雍鄉飲酒賦

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兮，㠯幸乎辟雍，鹵簿齊列，百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速三朝㠯敦學兮，覽先賢之舊同，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敬，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敘，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

敎之弘普也、藝文類聚三十八

正都賦

錦牆雕柱、御覽一百八十七

撫琴瑟、陳鍾虡、吹鳴簫、擊靈鼓、奏新聲、理祕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修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挂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虯縈龍蜒、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手戲絕倒、凌虛寄身、跳丸擲堀、飛劒舞輪、于是神嶽雙立、岡巖岑崟、靈草蔽崖、嘉木成林、東父翳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偓佺起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藝文類聚六十一

五采文身、質美光炫、激衝風于秦爐、飛光天之烈燄、

苗山之鋌、鑄以爲劒、其利也、陸斷犀兕、水截輕鴻、纚奔駟于中衢、斬雙蛟于大江、將以威天下、而禦羣凶、

建平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吉服、襲大裘、綖紐五采、平冕垂旒、質文彬彬、帝容孔修、列大駕于郊畛、升八道之靈垓、執鎮圭而進蒼璧、思致美乎上乾、爾乃大蔟爲徵、圜鍾爲宮、吹孤竹而拊雲和、修軒轅之遺風、類于圜丘、六變既終、則天神斯降、可得而禮矣、御覽五百二十七

然後戒水軍、遵川流、越艖泛吳榜、浮歌玄雲詠后留、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又一百三十八

飛雲鷁首、龍舟艓艎、艨艟水城、蜀艇吳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縣旆光天、征鐸琳琅、淩波泝流、星列雁行、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御覽三百三十四

白日舒靈景于天、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三都賦疑即正都之誤

彤彤朱宮、文選謝靈運九日登戲馬臺詩注引西都賦

巍巍絳闕、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西都賦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引北都賦疑皆正都之誤

奏新聲、理祕舞、飈回風轉、流采成文、修袖連娟、長裾繽紛、赴若翔龍、降若積雲、初學記十五引西都賦　案藝文類聚引正都賦有奏新聲理祕舞二語明西都即正都之誤

潛通賦

尺蠖屈體以求伸兮、龍階木而升雲、御覽九百四十八作傅奕　案傅奕唐人此當是傅休奕也　欽定全唐文一百三十三卷傅奕不收此賦今定入傅玄集中

矯情賦序

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徐諸臣作盤、皆含玉吐金、爛然成章、

敘行賦序

終南巉以巍峩、太幽邃乎杲杲、初學記五

大言賦

要佩六氣、首戴天文、御覽六百九十二鶩五行、書鈔十六

筆賦

簡脩毫之奇兔，撰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元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寫文象于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引兩條

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眾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以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引兩條，御覽六百五

團扇賦

何皎□之纖素，□皓□而順貞，睎篁蒲之芳烈，隨變體而殊名，朗勁節以立質，象日月之定形。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極名工之機變，總五方之奇妙。同上

出玆扇于懷袖，激微風而增涼。（同上）

## 相風賦 並序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以靈鳥，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

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虎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于竿首，候祥風之來征。（北堂書鈔一百三十、藝文類聚六十八並作傅玄，御覽九誤作鄭玄，近人輯庾成集載此賦，非也）

## 琴賦 並序

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下人性，爲至和之主。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琴曰綠綺，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北堂書鈔一百九，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張載擬四愁詩注，又初學記十五引兩條，作蔡邕有

琴曰綠綺

馬融譚思于止息文選琴賦注

播之㠯八風文之㠯五聲北堂書鈔一百九

琵琶賦

世本不載作者問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之象也盤圓柄直陰陽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㠯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傳于外國也杜摯㠯爲嬴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鞉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㠯意斷之烏孫近焉宋書樂志一又初學記十六引兩條通典一百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三

控修柄㠯布柱轉四時而發機書鈔一百十

素手紛其若飄兮逸響薄于高梁弱腕忽㠯競騁兮象驚電之絕光飛纖指㠯促柱兮創發越㠯哀傷時旖旎㠯劫蹇兮聲傲宋㠯

激揚啟飛龍之祕引兮選奇妙于清商哀聲內結沈氣外激舒誕

沈浮徊翔曲折初學記十六

然後衆弄襍會六引遞奏纖紘振舞迅手繁鶩初學記十六

箏賦并序

世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絃

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究哀樂

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運巧哉宋書樂志一初學記十六

通典一百

四十四

追赴促彈急擊和危洪纖襍吞或合或離初學記十六

陰沈陽升柔屈剛興玄黃之分推故引新迭為主賓四時之陳上同

清濁代興有始有終哀起清羽樂混大宮上同

箛賦序

吹葉為聲文選李陵答蘇子卿書注

餉賦

黃鍾唱歌，九韶興舞，口非餉不詠，手非餉不拊。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十四

敘酒賦

口酒旗之讌象，明粲而在天，推酒泉之嘉名，口口口口口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引傅玄酒賦　案下四條並作敘酒賦明此脫敘字或疑敘酒賦謂酒賦之序非是

或三醖而速美，或九醞而後成。同上引敘酒賦

課長安與中山，比蒼梧與宜城，造樂限吕御，口味密甜而膽苦。同上　案末句是標目

飲者柸無篝，歐醴成川渠。同上

唐堯千鍾竭，周文百觚泊，有康樽定國。同上　案此有脫誤

投壺賦序

投壺者，所吕矯懈而正心也。御覽七百五十三

彈碁賦序

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為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以解之。今觀其道，蹴鞠道也。世說巧藝篇注、御覽七百五十五。

紫華賦并序

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于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為之賦。

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耀，因令色以定名。剛莖勁立，纖條繁列，從回風以搖動，紛藺暘而蕤潔，蔚青葱以增茂，並含華而未發，於是散綠葉，秀紫榮，蘊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炳參差以昭耀兮，何光豔之難形，葩豔挺于碧枝兮，煥若珊瑚之華英，渙渙昱昱，而衒人目精，下無物以借喻，上取象于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嘉。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八百七

鬱金賦

葉萋萋兮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樹菴藹以成蔭，氣芳馥而含芳，凌

蘇合之殊珍豈艾納之足方榮曜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揚烈萬里望風（藝文類聚八十一）

芸香賦序

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鄭玄云芸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始以微香進入終于捐棄黃壤吁可閔也遂詠而賦之（藝文類聚八十一　御覽九百八十二）

蜀葵賦序

蜀葵其苗如瓜瓠嘗種之一年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御覽九百九十四）

宜男花賦

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鑒泉于是狡童媛女以時來征結九秋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藝文類聚八十一　御覽九百九十四）

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薇之內庭（爾雅翼三）

菊賦

布濩河洛，縱横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藝文類聚八十一

蓍賦

春遊衡德于青陽，混百卉而芽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于是原極以道，極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于事業，乃參天而倚數，秉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內御，運兹莖于掌握，爻象形而星布，信鉤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務。藝文類聚八十二

瓜賦

調土下種，播之有經，應運俟時，貞甲徐生，遂日就而月將，既成母而盤縈，交落莫之密葉兮，交逶迤之修莖，敷碧綵之純釆，金華炳其朗明，育之以人功，養之以六氣，白者如素，黑者如黔，白黑二語從御覽補

略淺黑也蓋深紫者耳然今此此瓜也少余嘗食十一皆未之見黃逾金鋼、青侔含翠、雖貍首之甘美兮、未若東野之奇偉、背行緒筑攻青栝樓、菰味溢口、異類殊儔、一瓣之頃、至三搖頭、選芳園而館其珍、拔㠯吳刀、承㠯朱盤、中制而破、雖分若芫、實兼三味、氣美芳亂、愈得冷而益甘兮、斷神爽而解煩、細肌密理、多瓤少瓣、豐旨絕異、食之不倦、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十八

龍眼生于南極、甘盧引于崑山、御覽九百六十七

安石榴賦

烏榴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葉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棲扶桑、其在昏也、奭若燭龍吐潛光、苞玄黃之烈輝、絛焯嘩而焜煌、發朱榮于綠葉、時從風而飄揚、藝文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七十

李賦

植中州之名果兮、結修根于芳園、嘉列樹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

爰既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蔭蘭林于是肅肅晨風飄飄落英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成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既變洽熟五色有章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逾蜜房浮彩點駮赤者如丹入口流濺逸味難原見之則心悅含之則神安乃有河沂黃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乃上代之所不覩兮咸升御乎紫房周萬國之口實兮充薦饗于神靈昔怪古人之感貺乃答之以瓊玖覩斯味之奇瑋兮然後知報之爲輕 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八

## 桃賦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豔長畝而駢羅華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脆入口消流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亦有冬桃冷侔冰霜放神適意恣口所嘗華升御于內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飢兮信功烈之難原

乃放牛于斯林兮，悅萬國之乂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度朔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麗閑，根龍虬而雲結兮，彌千里而屈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姦，辟凶邪而濟正兮，豈雕榮美之足言。藝文類聚八十八 初學記二十八

橘賦序

詩人覩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中直臣之志焉。御覽九百六十六

棗賦

有蓬萊之嘉樹，植神州之膏壤，擢剛茎以排虛，誕幽根以滋長，北陰塞門，南臨三江，或布燕趙，或廣河東，既乃繁枝四合，豐茂蓊鬱，斐斐素華，離離朱實，肥若離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者宜乾，薦羞天人，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初學記二十八引兩條 御覽九百六十五

蒲桃賦

踰龍堆之險、越懸度之阻、涉乎三光之阪、歷乎身熱之野、御覽九百七十二

桑椹賦

繁實離離、含甘吐液、翠木三變、或玄或白、嘉味殊滋、食之无斁、御覽九百七十三

柳賦

美允靈之鍾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二儀之清純、受大角之禎祥兮、生濛汜之遐濱、參剛柔㠯定體兮、應中和㠯屈伸、長莖舒而增茂兮、密葉布而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沼而成林、于是玄雲反岳、素景含暉、泰液渥流、朝露未晞、似精靈之所鍾兮、蔚鬱鬱㠯依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樂而忘歸、夫其結根建本、則固于泰山、兼覆廣施、則均于昊天、雖尺斷而逾滋兮、配

生生于自然，無邦壤而不植，分象乾道之旋邅，紛猗靡以從風，兮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葩茂樹，長枝夭夭，阿那四垂，凱風振條，同志來遊，攜手逍遙。初學記二十八又略見藝文類聚八十九

朝華賦序

朝華麗木也。藝文類聚八十九

雉賦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威儀，翹從風而飄揚，履嚴距之飾節，超鸞蹐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數吡質于越裳，飲以華泉之水，食以玄山之粱。藝文類聚九十御覽八百四十二

山雞賦

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五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晞雲表之清塵。藝文類聚

二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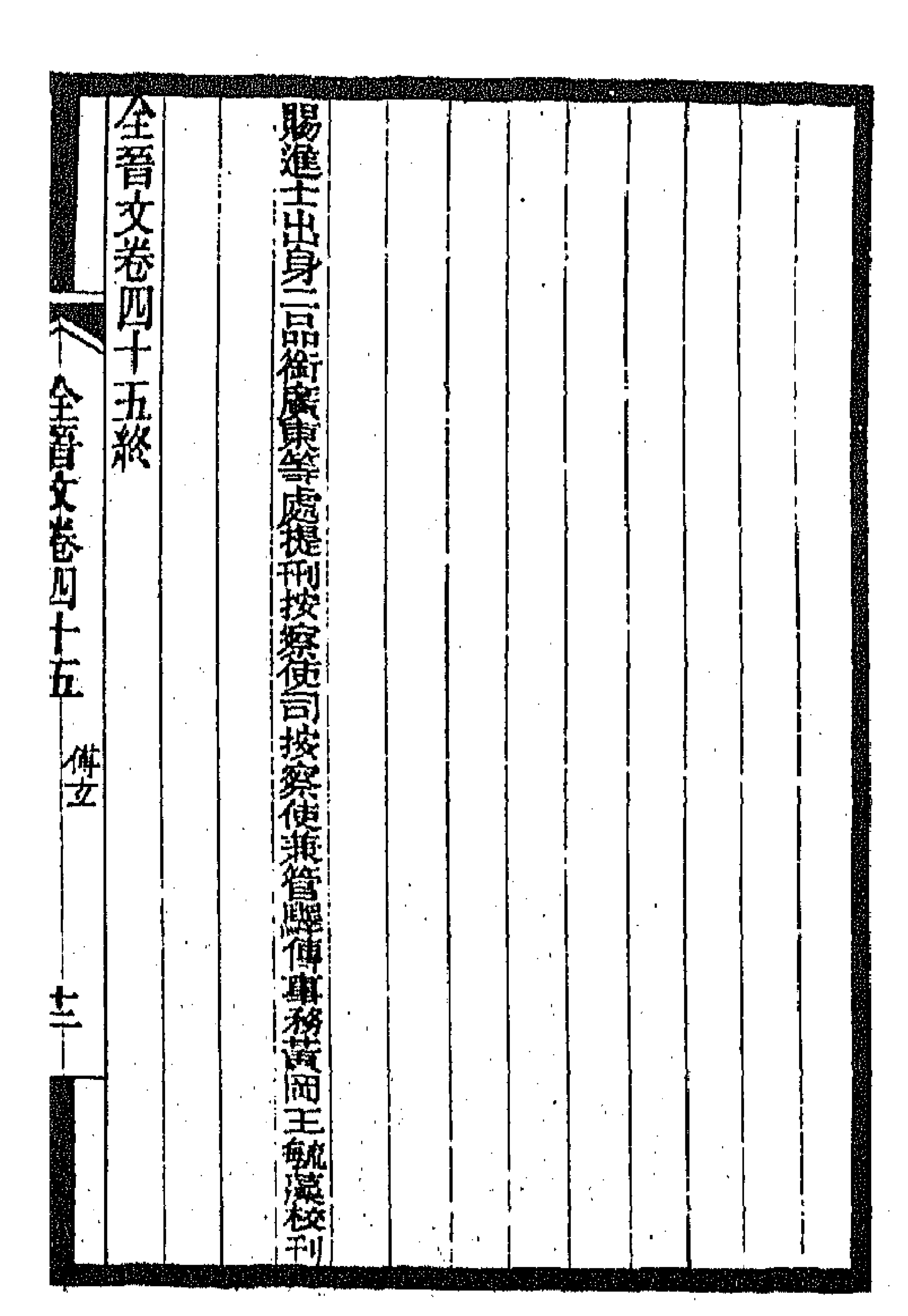
鷹賦

含炎离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獨飛跱于林野兮、復迴翔于天庭、初學記三十

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句爪懸芒、足如枯荊、觜利吳戟、目類明星、雄姿邈世、逸氣横生、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

奮翅不得起、撫翼無所翔、飾五采之華絆、結璇璣之金環、初學記三十

雖遁逃于廣廈、思擊厲于中原、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玄二

鸚武賦

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跱，初學記作峙 孔質翠榮，緇頹分于丹足，婉朱味之熒熒，發言輒應，若響追聲。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

鬬雞賦

玄羽黝而含曜兮，素毛頹而揚精，紅縹廁于微黃兮，翠彩蔚而流清，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倒，傍視如傾，目象規作，觜似削成，高膺峭峙，雙翅齊平，擢身竦體，怒勢橫生，爪似鍊鋼，目如奔星，揚翅因風，撫翮長鳴，猛志橫逸，勢凌天廷，或躑躅躑躅，或蹀躡容與，或爬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狼顧鴟視，或鸞翔鳳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于強禦，于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

而相戟兮、竟隼鷙而鵰睨、得勢者淩九天、失據者淪九地、徒觀其戟也、則距不虛挂、翮不徒拊、意如飢鷹、勢如逸虎、藝文類聚九十一　初學記三十

鷹兔賦

兔謂鷹曰、汝害于物、有疑當作我益于世、華髦被札、彤管吕帆、初學記二十一

乘輿馬賦并序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廄選之、歷名馬已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廄、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悳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馬超戰于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御覽八百九十七

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顱縣日、雙壁象月、頭似削成、鬣似植髮、文選赭白馬賦注作尾如植髮延首高驤、擢足軒跱、氣盍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

測其天機，泰公不能究其妙理。藝文類聚九十三

繁姿屢發。文選舞鶴賦注

形便飛燕，勢越驚鴻。文選赭白馬賦注

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同上

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同上

紫蓋飄已遠翩。文選顏延之元皇后哀策文注及沈約安陸王碑文注

揮沫成霧，流汗如珠。初學記二十九

馳射馬賦

何遜羣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于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託身，豈驥德之足慕，睎萬里之清塵。藝文類聚九十三

百馬齊輿，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轡采鮮。御覽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九

佷如革戾如膠鞭栽向腹奮尾跳尻御覽三百五十九

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鷂超騰如逸虎御覽八百九十七

良馬賦

奮鬉沛艾虎據麟跱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鞍則行攬鞚則止御覽三百五十八

金羈在首發㠯明珂鏤鞍采韉織勒含華御覽三百五十九

鞭不得搖手不及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同上

飾㠯金羈申㠯玉纓結㠯輕軒飾㠯和鈴同上

走狗賦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儁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曜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㠯自輔統點喙于秋方君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

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驪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長叉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似淩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晨茹黃而暮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于是尋源跡、躡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激朝鳥之輕機兮、貌鷙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紛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遁兔、林無隱鹿、顧茫隰以嬉游兮、步蘭皋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厲精采以待蹤、逐東郭之狡兔、裔洋洋以衍衍、逞妙觀于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閑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于執紲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願致用于後田、聆輶車之鑾鑣兮、逸猲獢而盤桓、藝文類聚九十四 初學記二十九

猨猴賦

余酒酣耳熱、懽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瓌眇之驚人、戴以赤幘、

褫邑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唇揚眉蹙頞若愁若瞋或長眠而抱
勒或嚄咋而齟齗或顰倾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
胡兒或低眩而擇颯或抵掌而胡舞 藝文類聚九十五 初學記二十九

蟬賦

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
形潛玄昭于后土兮雖在穢而逾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
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陰兮栖閑樹
之蕭落緣長枝而仰觀兮吸凝露之朝零泊无為而自得兮聆商
風而和鳴聲嘒嘒已清和兮遙自託乎蘭林嗟羣吟已近唱兮似
簫管之餘音清聲暢于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初學記三十

擬天問

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時會天河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 五初學記四御覽八
月中何有白兔擣藥 御覽四

擬招魂

雕楹文桷，結修梁，增臺列榭，別有望設，畫屏風，文繡班，上紀開闢圖自然。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

屏風四合，銘鄧錯班，蘭膏明發，相年所藻。同上 案末句有誤

賀老人星表

老人星見，輝景光明，聖主壽延，享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藝文類聚一

老人星見，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普天同慶，率土合歡。同上

掌諫職上疏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文選干寶總論作通

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淸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淸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書傅玄傳通典十四泰始初又議攷課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爲政教稍敝風俗不治上疏云云又見御覽六百二十三）

上疏陳要務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于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

俊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遊手在其間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隆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于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

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于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為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于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于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

貴其業者、不妄敎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前春樂平太守胥志上欲爲博士置卒史、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晉書傅玄傳又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又通典八十四又十九

水旱上便宜五事疏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

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㠯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㠯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㠯盡地利、昔漢氏㠯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㠯十數、臣愚㠯爲宜申漢氏舊典、㠯警戒天下郡縣、皆㠯死刑督之、

其三曰、㠯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隄爲四部、并水凡五謁者、㠯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㠯步百爲畝、今㠯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㠯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

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于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以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于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並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晉書傅玄傳

正朔服色議 太始元年

帝王受命應厤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晉已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通典五十五）

五祀議

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于霤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于事則闕夫設祀者非但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明也臣以爲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御覽五百二十九）

客難

振筆若天文運思若回雲□□□□□□

七談并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款、七說、七蠲、七舉、七設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諷詠，揚輝播烈，垂于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啟、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于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餘以為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閒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纏緜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藝文類聚五十七 御覽五百九十

辯論鋒起，撥虎摩龍。御覽四百六十四

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北堂書鈔一百三十 御覽七百十八

公子曰：三禾九變，五味八珍，玄木朱火，蒸藉桂薪，烹以九九之鼎

調吕伊摯之倫、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

輕椒丹橘、素薑紫蘭、書鈔一百四十二

和宮適甜、撫角調酸、書鈔一百四十二

炰珠雇之麋麞、臛東海之游黿、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

爚鳳皇之胎、膾初學記作椓飛龍之肝、五黃千品、桂蠹熊蹯、升穱撥臡、

不可勝原、書鈔一百四十二初學記二十六

彫胡之飯、糅吕游粱、香秔九折、精麵若霜、書鈔一百四十四

膏液菽柔、合潤流芳、書鈔一百四十四

乃有三牲之和、羹麰賓之時、甀忽游水而長引、進飛羽之薦衍、細

如蜀蠒之緒、靡如魯縞之纖、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兩條

膾錦膚、鸞斑胎、飛刀浮切、豪分縷解、流采成文、煒若紅綺、動從風

聚散如霧委、書鈔一百四十四引三條

于是乃有蒼梧之九醞、中山之醇清、口口浮蟻、雲沸淵亭、口口口

口逸味橫生書鈔一百四十八引兩條

淵藪無不枝之歎書鈔十一

連珠序

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于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傅毅文而不典。藝文類聚五十七、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九十

擬四愁詩序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

魏德頌

朱旗翳天、立甲炤路、
戎車萬駟、逸驥千羣。

古今畫贊

孫武

孫武論兵、實妙于神、奇正迭用、變化無形。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信陵君

信陵先口、虎視龍驤、謀廟奮駭、雷動北疆。北堂書鈔一百十五

漢高祖

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北堂書鈔十三作并項滅贏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藝文類聚十二

漢明帝

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綜萬機、察下吕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專信俗儒、非禮之經。藝文類聚十二

楊阜序

君構潛謀、呂龍變應事機、而虎發山西、二水獲安、者則君之勳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五

太常趙谷序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于路衢、禮讓行乎士女、時亮天工、四門順軌、北堂書鈔三十九又五十三

班婕妤

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讜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雲、藝文類聚十五

明德馬皇后

明德馬后、執貞履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藝文類聚十五

太子少傅箴

夫金水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初學記十八御覽二百四十四）

吏部尚書箴

明明王範、制為九服、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又用不愿、貴無常尊、賤不恆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禹咎繇、而傅乂在官、夔龍出入朕命、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周仲山甫亦允納言、且表正而衆平、日夕而景側、處唉古者、患銓衡之無常、不忠于不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疏、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一）

華嶽銘序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㠯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㠯廣厚爲基而嶽體焉若夫太華之爲鎮也五嶽列位而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㠯比德協和氣之絪縕濟雲行而雨施興雷風㠯動物是㠯古先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于虞書則西巡狩至于西嶽而親祭焉于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藝文類聚七 初學記五

劍銘并序

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㠯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

光文燿武㠯衛乃國

筆銘

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初學記二十一

水甌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原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經緯羣言。御覽六百六

鏡銘

人徒覽于鏡，止于見形，鑒人可以見情。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杖銘

杖正杖貞，身正心安，不安則傾，不貞則危，傾危之變，厥身以隨。書鈔一百三十三

澡盤銘

與其澡于水，寧澡于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修不可廢也。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二

席銘

席左端

閑居勿極其歡，書鈔一百三十三、初學記二十五

席右端

廢處毋忘其患書鈔一百三十三初學記二十五

席左後

居其安無忘其危初學記二十五

席右後

惑生于邪色禍成于多言初學記二十五

燈銘

晃晃華燈合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初學記二十五

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到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炎

刑監世無隱不彰御覽八百七十 案張溥本作傅咸誤

印銘

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晷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八十三

冠銘

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八十四

衣銘

衣以飾外、德以修内、内修外飾、禮有制也、

裳銘

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儀、君子德也、御覽六百九十六

履銘

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

被銘

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于己無施于人 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七

棟銘

國有維蛾屋有棟梁宗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御覽百八十七

龍銘

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曜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凌太清 藝文類聚九十六

靈蛇銘

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能旋 藝文類聚九十六 御覽九百三十四

口誡

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傷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溜穴傾山 藝文類聚十七 案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有末二語疑口誡即口銘未敢定之

江夏任君墓銘

君諱倓，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逝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

峩峩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洎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藝文類聚五十

太尉楊彪銘

莅于少府，考定百工。北堂書鈔五十四

太僕虔闕王御 同上

允正九儀 鴻臚 同上

永寧太僕龐侯誄

烝烝孝敬，行著閨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陪斯明，仁象春日，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悲化風揚，嘉善獻規，疾惡若讎，品定

人倫。淸濁異流，將繼四祖世據削定，天假其年，士優其祿等勒伊呂，比壽東嶽。藝文類聚四十九

祝祖文

祖若自東，百靈齊行，翠蓋翩翩，象輿琱箱，王于進駕，驂服調良。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六終

# 全晉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 傅玄三

### 傅子一

謹案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舊新唐志同晉書本傳玄字休奕少時避難于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幷文集百餘卷行于世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元有缺篇或數篇合卷今莫能詳其四部六錄區別亦無從攷崇文總目僅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又佚十一篇後此不復著錄乾隆閒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又無篇名者六條蓋卽宋時二十三篇之節錄本又寫出文選注御覽諸子瓊

林三十四條、合爲一卷、嘉慶庚午歲、余以唐魏徵羣書治要所載二十四篇、校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許字、又從三國志注、寫出六千三百餘字、廣爲二卷、乙亥歲、余校意林知道藏本差善、然多羼越、以各書互證之、知意林所載傅子、乃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他如呂氏子雜篇、當王孫子、而王孫子、鶡冠子、牟子、及蔣濟萬機論等、四十家文、皆攔脫、乃作意林考正一卷、手寫數過、略得傅子端緒、因復遍蒐各書、得佚文數百條、重加排比、以治要大典等書所載整篇爲二卷、以各書所載、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間厠之、爲補遺二卷、凡四卷、其意林與整篇複見者、不復刪之、用見傅子原次、或尚有漏落、後之人隨見隨補可也

治體 案羣書治要未載篇名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 永樂大典有之下皆同 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 大典作生殺 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 大典無其字此已下大典未載 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 意林作皆除矣無者何二字疑當作皆懼矣勸而懼者何 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愼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愼罰而不肎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

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敎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官人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永樂大典

舉賢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材大典作材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師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

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而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若其無私他人之于骨肉其于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大典作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大典有矣字）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平（治要作乎今依大典）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大典作頃）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大典有進字）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大典有納字）然

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此二文選辨命論注引何無在字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之治要脫之字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壅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大典無此二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意林作思而坐誣一世、豈不甚邪、意林作惑邪夫聖人

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强兵則富國强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羣書治要永樂大典大典乎作哉

## 授職

夫裁徑尺之帛刑大典刑作形下放此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刑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意林作而下句放此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者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大典脫也審至立矣十二字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

敘矣群書治要永樂大典

校工

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餙意林作莫害于女飾上之人不飾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目極天下之變一首意林作頭之餙盈千金之價大典作資婢妾之服兼意林作亦重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目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奓大典作奢與參同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目黃金錯目和璧綴目隨珠發目翠羽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五作文目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后爲碑鐫后爲虎碑虎大典脫虎字崇僞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意林載此七句皆同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群書治要永樂大典

檢商賈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鮮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邁心、日中爲市、民（大典無民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卓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大典作正）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大典脫廢常至利而八字）棄本業、苟合（大典作且）

壹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偽于市，臣挾邪以罔（治要作內，大典作罔，知內是罔之誤）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大典作半）公室，農夫伏于（大典無于字）隴畝而墮（大典作墜）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大典脫所字哀夫大字，且作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治要脫者字，大典有）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大典作業）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大典作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大典脫上下字）。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治要作于，今依大典）下之安靜（大典無靜字），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廢（大典作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

之民一臣微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大典作一商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幷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大典無一字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大典有者字末之有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大典矣作也

仁論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與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不欲無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于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于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

有哉、自篇首至此大典未載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申鑒雜言下作志至與志通者乎、曰、未也、夫至申鑒作志者自然由仁、申鑒作人仁與人通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本作盛依申鑒改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申鑒作想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本作析依申鑒改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爲字依申鑒加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撿、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非概也、漸申鑒作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喜本作憙依申鑒改不亂義也、或曰

曰取者已下一百五十六字治要永樂大典有之與荀悅申鑒雜言下全同將恐傳寫誤移入今姑勿刪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字孔子已下十九字大典未載子方患及于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義信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敎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矣小大混然大典作而溷然

懷姦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已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大典有矣字此無信之禍也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禮樂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已以況人此禮之情也(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大典連屬上文)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大典作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淩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大典脫天威至而太十九字)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治要作正今依大典)和愛先亡之禍(大典作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齊不嘗(御覽)

八百二（作犢）之寶，獨犄于野，（御覽作獨野）其爲危敗，（御覽無敗字，大典作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大典作伐）之，其秦之謂與。（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法刑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天地下二十字依意林加）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裁，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此已上大典未載）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大典無其字，此已下大典未載）

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糾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于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于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偏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群書治要 永樂大典

## 重爵祿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大典作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

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于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大典作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于人既食于人(大典無此四字)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利(大典無利字)則公法絀之于上而顯議廢(大典作發)之于下(大典有矣字)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大典作廢也明矣)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要無欲字依大典加)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大典作利)厚其祿也則(治要有天字依大典刪)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贍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大典有而字)營私利(大典

有也字此教之所㠯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㠯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大典作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㠯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㠯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㠯事而薄其祿近不足㠯濟其身遠不足㠯及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㠯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榮不足㠯庇宗人祿不足㠯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治要無人字依大典加主不詳察聞其怨興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時大典作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譏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

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濁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臣致治者未之聞也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七終